

資治通鑑

冊
番

卷之四

四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五十九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
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
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梁紀十五

起旃蒙赤奮若盡柔
兆攝提格凡二年

高祖武皇帝十五

大同十一年春正月丙申東魏遣兼散騎常侍李獎
來聘散悉亶翻
騎奇寄翻東魏儀同爾朱文暢與丞相司馬任

胄都督鄭仲禮等謀因正月望夜觀打簇戲作亂北史

曰魏氏舊俗以正月十五夜為打簇戲能中者即時賞帛按魏書
孝靜天平四年春正月禁打簇相偷戲蓋此禁尋弛也任音壬殺

丞相歡奉文暢為主事泄皆死文暢榮之子也其姊

敬宗之后及仲禮姊大車皆為歡妾有寵故其兄弟

皆不坐歡上書言并州軍器所聚動須女功請置宮

以處配沒之口處昌呂翻又納吐谷渾之女以招懷之吐谷渾國

於西魏西南高歡越境紿其女以招懷之蓋欲借其力以侵擾西魏吐從噉入聲谷音浴丁未置晉陽宮二

月庚申東魏主納吐谷渾可汗從妹為容華容華前漢內職舊號

可從刊入聲汗音寒從才用翻魏丞相泰遣酒泉胡安諾槃陀始通

使於突厥突厥本西方小國姓阿史那氏世居金山

之陽為柔然鐵工使疏吏翻下同李延壽曰突厥其先居西海之右獨為部落蓋匈奴之別種也姓阿史那

氏後為鄰國所破盡滅其族有一兒年且十歲兵人見其小不忍殺之乃刖足斷臂弃澤中有牝狼以肉飼之及長與狼交合遂有孕焉

彼王聞此兒尚在復遣殺之使者見在狼側并欲殺狼於時若有神物投狼於西海之東落高昌國西北山狼匿其中遂生十男男長外

託妻孕其後各為一姓阿史那其一也最賢遂為君長故牙門建狼頭纛示不忘本也或云突厥本平涼雜胡姓阿史那氏魏太武滅沮

渠氏阿史那以五百家奔柔然世居金山之陽為柔然鐵工金山形似兜鍪借號兜鍪突厥因以為號又曰突厥之先出於索國在

匈奴之北其部落大入曰阿謗步兄第七十八人其一曰伊質泥師都狼所生也此說雖殊終狼種也程大昌曰金山形如兜鍪其俗謂兜

整為突厥因以為號厥九勿翻

至其酋長土門始彊大

酋慈秋翻長知兩翻

頗侵魏

西邊安諾槃陀至其國人皆喜曰

其國之下當更有國字屬下句

大國

使者至吾國其將興矣

三月乙未東魏丞相歡入

朝于鄴百官迎於紫陌

朝直遙翻鄴都記紫陌在鄴城西北五里

歡握崔暹手

而勞之曰往日朝廷豈無濫官莫肯舉劾

勞力到翻劾戶槩翻又戶

得

中尉盡心徇國不避豪彊遂使遠邇肅清衝鋒陷

陳大有其人

陳讀曰陣

當官正色今始見之

言聞之古人有當官正色者今始見

崔暹也

富貴乃中尉自取高歡父子無以相報賜暹良

馬暹拜馬驚走歡親擁之授以轡東魏主宴於華林

園

鄴都做京洛之制亦有華林園

使歡擇朝廷公直者勸之酒歡降階

跪曰唯暹一人可勸并請以臣所射賜物千段賜之

時於華林園宴射賜歡物千段歡請回以賜暹

高澄退謂暹曰我尚畏羨何況餘

人然暹中懷頗挾巧詐初魏高陽王斌有庶妹玉儀

不為其家所齒為孫騰妓

焘音彬妓渠綺翻

騰又棄之高澄遇

諸塗悅而納之遂有殊寵

白居易詩云天下無正色悅目即為姝誠有是事蓋玉儀所乏者非

色必妖媚善蠱惑故所如眾女謠詠而不見容

封琅邪公主澄謂崔季舒曰崔暹

必造直諫

造如字作也

我亦有以待之及暹諮事澄不復

假以顏色

復扶又翻

居二日暹懷刺墜之於前

續世說古者未有紙削竹木以

書姓名謂之刺後以紙書謂之名紙唐李德裕貴盛人務加禮改具銜候起居之狀謂之門狀

澄問何用此為

暹悚然曰未得通公主澄大悅把暹臂入見之季舒

語人曰

語牛倨翻

崔暹常忿吾佞在大將軍前每言叔父

可殺及其自作乃過於吾

夏五月甲辰東魏大赦

魏王盟卒

九年魏以王盟為太傅

晉氏以來文章競為浮華

魏丞相泰欲革其弊六月丁巳魏主饗太廟泰命大

行臺度支尚書領著作蘇綽

度徒洛翻

作大誥宣示羣臣

戒以政事仍命自今文章皆依此體

宇文泰令蘇綽倣周書作大誥今其文尚

在使當時文章皆依此體亦非所以崇雅黜浮也

上遣交州刺史楊驃討李賁

驃匹

以陳霸先為司馬命定州刺史蕭勃會驃於西

江

五代志鬱林郡梁置定州

勃知軍士憚遠役因詭說留驃

說式驃

集諸將問計霸先曰交趾叛換罪由宗室

謂李賁之叛由武林侯諮

也事見上卷七年

遂使溷亂數州逋誅累歲定州欲偷安目前

不顧大計節下奉辭伐罪當死生以之豈可逗撓不

進長寇沮眾也

撓奴教翻長知兩翻沮在呂翻

遂勒兵先發驃以霸先

為前鋒至交州

考異曰典略作十二月癸丑至交州姚思廉陳書帝紀在六月今從之

賁帥眾

三萬拒之

帥讀曰率

敗於朱鳶

朱鳶縣自漢以來屬交趾郡五代志朱鳶縣舊置武平郡鳶音緣

又敗於蘇歷江口賁奔嘉寧城

沈約志吳孫皓建衡三年分交趾立新興郡并立嘉

寧縣晉武帝太康三年更郡曰新昌五代志交趾郡嘉寧縣舊置興州新昌郡隋改曰峯州

諸軍圍之勃曷

之子也

吳平侯曷帝從父弟也曷音丙

魏與柔然頭兵可汗謀連兵

伐東魏丞相歡患之遣行臺郎中杜弼使於柔然為

世子澄求婚

使疏吏翻為于偽翻

頭兵曰高王自娶則可歡猶豫

未決婁妃曰國家大計願勿疑也世子澄尉景亦勸

之歡乃遣鎮南將軍慕容儼往聘之號曰蠕蠕公主

魏明元帝命柔然曰蠕蠕謂其蠕動無知識也阿那瓌封蠕蠕王雖曰以爲國號猶鄙賤之也至高歡納其女號曰蠕蠕公主則徑以爲

國號不復以爲鄙賤矣蠕人充翻

秋八月歡親迎於下館

據北史彭城太妃傳下館當在木井

北宋白曰木井城今并州陽曲縣理又曰代州即古陰館城有上館下館

公主至婁妃避正室以

處之歡跪而拜謝

婁妃歡微時之妻正室也處昌呂翻

妃曰彼將覺之願

絕勿顧

史言婁妃爲國家計有趙姬使叔隗爲內子而已下之意

頭兵使其弟秃突佳

來送女且報聘

或云作聘

仍戒曰待見外孫乃歸公主性

嚴毅終身不肯華言歡嘗病不得往秃突佳怨恚

恚於恚

歡輿疾就之

冬十月乙未詔有罪者復聽入贖

天監三年除贖罪科見一百四十五卷復扶又翻

東魏遣中書舍人尉瑾來聘

乙未東魏丞相歡請釋邙山俘囚桎梏配以民間

寡婦

此邛山之捷所獲西魏之兵也捷事見上卷九年怪之日翻楷古沃翻

十二月東魏以

侯景爲司徒中書令韓軌爲司空戊子以孫騰錄尚

書事

魏築圓丘於城南

長安城南也

散騎常侍賀琛啓

陳四事其一以爲今北邊稽服

稽音啓謂東魏通和也

正是生聚

教訓之時

用伍子胥越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之言

而天下戶口減落關外彌

甚

謂淮汝潼泗新復州郡在邊關之外者郡不堪州之控摠縣不堪郡之哀

削

哀薄侯翻

更相呼擾

更工衡翻

惟事徵斂

斂力瞻翻

民不堪命各務

流移此豈非牧守之過歟

守式又翻下同

東境戶口空虛

東境謂三

吳之地

皆由使命繁數

使疏吏翻下同數所角翻

窮幽極遠無不皆至

每有一使所屬搔擾驚困守宰則拱手聽其漁獵桀

黠長吏又因之重爲貪殘

黠下八翻長知兩翻重直用翻

縱有廉平郡

猶掣肘如此雖年降復業之詔屢下蠲賦之恩而民

不得反其居也其二以爲今天下所以貪殘良由風

俗侈靡使之然也今之燕喜詩魯頌曰魯侯燕喜鄭氏箋云燕飲也相競誇

豪積果如丘陵列肴同綺繡露臺之產不周一燕之

資露臺之產謂百金也露臺事見十五卷漢文帝後七年而賓主之間裁取滿腹未

及下堂已同臭腐又畜妓之夫無有等秩畜吁玉翻妓渠綺翻為

吏牧民者致貲巨億巨億者億億也罷歸之日不支數年率

皆盡於燕飲之物歌謠之具所費事等丘山為歡止

在俄頃乃更追恨向所取之少少詩沼翻如復傳翼增其

搏噬復扶又翻傳讀曰附言罷官家食之人復出為官猶不能奮飛之鳥復傳之羽翼也一何悖哉悖蒲內翻

下其餘淫侈著之凡百言時人凡百所為皆事淫侈也習以成俗日見

滋甚欲使人守廉白安可得邪誠宜嚴為禁制道以

節儉道讀日導糾奏浮華變其耳目夫失節之嗟亦民所

自患正恥不能及羣故勉彊而為之易曰不節若則嗟若無咎象曰不節之嗟

又誰咎也深引用之以發己意此論誠切中人情彊其兩翻苟以純素為先足正彫流之

弊矣其三以爲陛下憂念四海不憚勤勞至於百司

莫不奏事但斗筭之人既得伏奏帷展展於便欲詭

競求進不論國之大體心存明恕惟務吹毛求疵譬

肌分理吹毛以求其疵癥譬肌以分其肉理言其苛細以深刻爲能以繩逐爲務

繩逐者繩糾其過失而斥逐之也迹雖似於奉公事更成其威福犯罪

者多巧避滋甚長弊增姦寔由於此長知兩翻古寔實同誠願責

其公平之效黜其讒慝之心則下安上謐無徼倖之

患矣徼堅亮翻其四以爲今天下無事而猶日不暇給宜

省事息費事省則民養費息則財聚應內省職掌各

檢所部凡京師治署邸肆及國容戎備治理事之所署舍止之所邸諸

王列第及諸郡朝宿之區肆市列也國容禮樂車服旗章也戎備用兵之器備也四方屯傳邸治屯軍屯也

傳驛傳也有所宜除除之有所宜減減之興造有非急

者徵求有可緩者皆宜停省以息費休民故畜其財

者所以大用之也養其民者所以大役之也若言小

事不足害財則終年不息矣以小役不足妨民則終

年不止矣此亦確論也如此則難可以語富彊而圖遠大

矣啓奏上大怒召主書於前口授敕書以責琛蕭子顯曰

自齊建武以來詔命不關中書專出舍人省四省謂之四戶其下有主書令史舊用武官未改文吏人數無員莫非左右要密大指

以爲朕有天下四十餘年公車讜言日關聽覽讜多

讜言善言也直言也所陳之事與卿不異每苦控愬控康董翻愬作孔翻控愬困苦

也不暇給也更增惛惑卿不宜自同闕茸闕吐蓋翻茸而隴翻闕茸不肖也劣也

止取名字宣之行路言我能上事恨朝廷之不用何

不分別顯言某刺史橫暴上時掌翻別彼列翻橫戶孟翻某太守貪殘

守式又翻尚書蘭臺某人姦猾使者漁獵並何姓名使疏取吏翻

與者誰明言其事得以誅黜更擇材良又士民飲食

過差若加嚴禁密房曲屋云何可知儻家家搜檢恐

益增苛擾若指朝廷我無此事昔之牲牢久不宰殺

周禮王膳用六牲謂馬牛羊豕犬雞也又曰王日一舉鼎十有二注曰殺牲盛饌曰舉鼎十有二牢鼎九陪鼎三帝事佛乃不宰殺朝

中會同菜蔬而已若復減此必有蟋蟀之譏

詩唐蟋蟀刺晉僖公

儉不中禮朝直遙翻復扶又翻若以為功德事者

帝以供佛供僧設無遮無尋會為功德事

皆是

園中之物變一瓜為數十種

種章勇翻

治一菜為數十味

治直之翻下同以變故多何損於事我自非公宴不食國家

之食多歷年所乃至宮人亦不食國家之食

帝奄有東南凡其所

食自其身以及六宮不由佛營不由神造又不由西天竺國來有不

出於東南民力者乎惟不出於公賦遂以為不食國家之食誠如此則國家者果凡所營造不關材官及以國匠

此自文其營造塔寺之過

耳材官將軍屬少府卿國匠者官給其俸廩以供國家之用者大匠卿掌土木之工皆資雇借以成其事

勇怯不同貪廉各用亦非朝廷為之傳翼

為于偽翻傳讀日附卿

以朝廷為悖乃自甘之當思致悖所以

悖蒲妹翻

卿云宜

導之以節儉朕絕房室三十餘年至於居處不過一

牀之地雕飾之物不入於宮受生不飲酒不好音聲所以朝中曲宴未嘗奏樂此羣賢之所見也朕三更

出治事隨事多少事少午前得竟

孔穎達曰雜比曰音單出曰聲竟畢其事也處

昌呂翻好呼到翻更工衡翻朝直遙翻少詩沼翻

事多日具方食日常一食若晝

若夜昔要腹過於十圍

要讀曰腰

今之瘦削纔二尺餘舊

帶猶存非爲妄說爲誰爲之救物故也

爲誰之爲于僞翻下手爲同

卿又曰百司莫不奏事詭競求進今不使外人呈事

誰尸其任

尸主也

專委之人云何可得古人云專聽生

姦獨任成亂

漢鄒陽之言

二世之委趙高元后之付王莽

趙高

事見秦紀王莽事見漢紀

呼鹿爲馬又可法歟卿云吹毛求疵復是

何人擘肌分理復是何事

復扶又翻下當復復見敢復同

治署邸肆等

何者宜除何者宜減何處興造非急何處徵求可緩

各出其事具以奏聞富國彊兵之術息民省役之宜

並宜具列若不具列則是欺罔朝廷倚聞重奏也倚側

者傾待之義如側耳側身側席之類重直龍翻當復省覽付之尚書班下海內悉省

景翻下庶惟新之美復見今日琛但謝過而已不敢復

言上為人孝慈恭儉博學能文陰陽卜筮騎射聲律

草隸圍碁無不精妙騎奇寄翻勤於政務冬月四更竟夜分五更

每更至五點而竟即起視事執筆觸寒手為皴裂皴七倫翻皮細起也自天

監中用釋氏法長齋斷魚肉斷音短日止一食惟菜羹

糲飯而已糲盧達翻糲者麤而不鑿也或遇事繁日移中則嗽口以

過日移中日過中也嗽當作漱滌口也音先奏翻過謂度日也身衣布衣木絲阜帳木綿江南

多有之以春二三月之晦下子種之既生須一月三薹其四旁失時不薹則為草所荒穢輒萎死入夏漸茂至秋生黃花結實及熟時其

皮四裂其中綻出如綿土人以鐵鉞碾去其核取如綿者以竹為小弓長尺四五寸許牽弦以彈縣令其勻細卷為小箭就車紡之自然

抽緒如縑絲狀不勞紡織以為布自閩廣來者尤為麗密方勺曰閩廣多種木綿樹高七八尺葉如柞結實如大菱而色青秋深即開

露白綿茸然土人摘取去殼以鐵杖捍盡黑子徐以小弓彈令紛起然後紡績為布名曰吉貝今所貨木綿特其細緊者耳當以花多為

勝積數之得百二十花此最上品海南蠻人織為巾上出細字雜花卉尤工巧即古所謂白疊巾身衣於既翻一冠三載

一衾二年載子亥翻亦年也後宮貴妃以下衣不曳地性不飲

酒非宗廟祭祀大饗宴及諸法事未嘗作樂法事謂奉佛為梵唄

雖居暗室恆理衣冠小坐盛暑未嘗褰袒小坐宮中便坐也恆戶登

翻坐相臥翻對內豎小臣如遇大賓然優假士人太過牧

守多浸漁百姓使者干擾郡縣又好親任小人守式又翻

使疏吏翻好呼到翻頗傷苛察多造塔廟公私費損江南久安風

俗奢靡故琛啓及之上惡其觸實惡烏路翻故怒臣光

曰梁高祖之不終也宜哉夫人君聽納之失在於叢

脞孔安國曰叢脞細碎無大略馬融曰叢總也脞小也陸德明曰脞倉果翻徐音鎖人臣獻替之病在

於煩碎是以明主守要道以御萬機之本忠臣陳大

體以格君心之非故身不勞而收功遠言至約而為

益大也觀夫賀琛之諫未至於切直而高祖已赫然

震怒護其所短矜其所長詰貪暴之主名詰去吉翻問勞

費之條目困以難對之狀責以必窮之辭自以蔬食

之儉爲盛德日具之勤爲至治具阻力翻治直吏翻君道已備無

復可加復扶又翻羣臣箴規舉不足聽如此則自餘切直

之言過於琛者誰敢進哉由是姦佞居前而不見謂朱

異周石珍輩也大謀顛錯而不知謂納侯景復與東魏和也名辱身危覆邦絕

祀爲千古所閔笑豈不哀哉上敦尚文雅疎簡刑

法自公卿大臣咸不以鞠獄爲意姦吏招權弄法貨

賂成市枉濫者多大率二歲刑已上歲至五千人徒

居作者具五任任謂其入巧力所任也五任謂任攻木者則役之攻皮任設色者則役之設色其無任者著升械魏武帝定甲

右趾者易以升械是時乏若疾病權解之是後囚徒或有

鐵故易以木焉著陟略翻

優劇言囚徒有力足以行賂者則守吏詭言疾病權解其械而得優寬其無力以賂吏者則雖實罹疾病亦不得解械更增苦劇也